



What Zizi Gave Honeyboy

关于爱、生命和美国文化精髓的人生智慧

琪琪姨妈的忠告

[美] 杰拉尔德·塞伦特(Gerald Celente) ◆ 著

中信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What Zia Gave Honeyboy



琪琪姨妈的忠告

〔美〕杰拉尔德·塞伦特◆著
张东辉 孔越◆译

中信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琪琪姨妈的忠告/[美]塞伦特著;张东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8

书名原文:What Zizi Gave Honeyboy

ISBN 7-80073-894-9

I. 琪… II. ①塞… ②张…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7769号

What Zizi Gave Honeyboy

Copyright © 2002 by Gerald Celent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3 by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 CITIC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琪琪姨妈的忠告

QIQI YIMA DE ZHONGGAO

著 者:[美]杰拉尔德·塞伦特

译 者:张东辉 孔 越

责任编辑:蔡宪智

出 版 者:中信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经 销 者: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6.5 字 数:99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辽权图字:06-2003-139

书 号:ISBN 7-80073-894-9/B·68

定 价:1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010-85322521

E-mail:sales@citicpub.com

010-85322522

献 给

所有给我爱及欢乐的人们，
特别感谢我的父母路易斯及玛丽。

作者前言



多年来，在纽约扬克斯我的姨妈琪琪的小屋中，我在餐桌边不仅享用无数的美味，更领受了她的无尽的亲情、支持及母爱。然而1999年的一个春日，这位老人却给了我不同以往的一切。突然，我感受到老人从生活中汲取的深刻睿智，以及她毕生学识的价值。我们在餐桌边所谈及的一切让我深思，在迈向21世纪之际，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反思自我，探讨我们的生活质量的问题。

1999年的5月，一个真实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目 录



作者前言

第一章	不要未雨绸缪	1
第二章	为心疗伤	15
第三章	金色晚年泪涟涟	23
第四章	仇中取仇，如何？	35
第五章	人性，吊在铁十字勋章下面	45
第六章	等你爸爸回来收拾你！	55
第七章	逝去难追回	65
第八章	爱财招灾	79
第九章	为活着而工作，勿为工作而活着	87

第十章	虚此一生等于短寿	107
第十一章	让我吸大麻吗?	117
第十二章	难道我是那么容易受骗吗?	123
第十三章	我们不是白痴	137
第十四章	学会防卫和隐蔽的一代	147
第十五章	哥伦布是黑手党吗?	159
第十六章	昔日重来	169
第十七章	当上帝向你召唤时	183
第十八章	行动起来吧	195
致 谢		

第一章 不要未雨绸缪



“你好！我的美人，”我用深情的拉丁情人的口吻说道，“今晚我一定要见到你。”

“那太好了，宝贝儿，”琪琪调侃地答道，“可惜今晚佳人有约呀。”

“那么，告诉他你突然头疼了，”我说道，“我已在城里，大约5点左右到你那儿。”

琪琪的家在纽约的扬克斯，离曼哈顿仅半小时的车程。此刻是下午3点30分，我有足够的时间赶到布朗克斯的亚瑟大街上的一家意式熟食店，买些自制的香肠、意式莫泽雷

勒干酪、乳清干酪和法式拿破仑糕。琪琪特别爱吃这种法式点心，烘烤得薄薄脆脆的，中间夹一层酥脆的香草巧克力。我到街对面的车库取出我的车，脱下外套，放下天窗，听着巴锡爵士的音乐上路了。我要去看望我83岁寡居的琪琪姨妈。

人们总是对我说：“你常常去看望你的姨妈，真是她的福气。”而我往往纠正道：“我有一个像琪琪姨妈这样的亲人可以去探望是我的幸事。”尽管我们一直非常亲密，但自从1992年她的丈夫去世后及1996年我的婚姻结束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在我离婚后那些苦闷的日子里，我遭受着沮丧及心碎的痛苦的折磨，琪琪姨妈就是我的救世主，是我情感的港湾。无论我何时出现在她的家中，她永远在那里为我守候，张开她的双臂拥抱我，随时准备倾听我的苦恼，化解我的烦闷。很多时候我们静静地谁都不说什么，只是慢慢享用着她为我烹制的奢华的意大利式菜肴，并一起玩拼字游戏。

“拼字对你有好处，”姨妈提出这种玩法时说道，“要玩好你必须集中注意力去拼去想，这样你就不会过分去想那些伤心事了。”开始时我常常一心二用，后来我真的全神贯注地拼字，但无论怎样，游戏结果是一成不变的。我不全心投入，她会赢我；我全心投入，她还会赢我。

“当你去世了的时候，我会告诉别人是我当时让着你

的。”我故意逗她。

“如果你那样做，我会从天堂下来找你算账。”她打着警告的手势回答我。

5年过去了，玩过了数百次拼字游戏后，我可以真诚地说，如果没有琪琪姨妈给予我的爱、关怀及智慧，我不知道是否能从婚姻失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琪琪的家是一座小小的红砖房，石砌的院落，坐落在扬克斯的一个林阴路边。在这阳光灿烂的春日里，我想她一定是坐在后门廊下的帆布摇椅中，吞云吐雾。果然，当她看到我走上大石板铺就的小路，她迅速地掐灭烟头，伸出双臂高声笑道：“噢，杰拉尔德，我太高兴见到你了。你能来看姨妈真是太好了。”说着，她对准我的双颊一阵响亮的热吻。“你真是个好孩子，你给我的生命带来了如此欢乐。我知道你那么忙还抽时间来陪我。”

“你在说笑吧，姨妈。”我俯身拥抱着她说道，“没有你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随后，我走进房中，放下买来的食品，换上便服，琪琪姨妈却留在门廊处又吸了一支烟。她目前身高大约5英尺（1英尺=0.3048米），而且还在逐年变矮。“是你长高了，还是我变矮了？”她不止一次地问我。琪琪是典型的意大利女人形象——胖乎乎、喜欢搂搂抱抱，很可爱。她曾经有浓密漆黑的一头秀发，由于岁月已变得斑驳稀疏了，银光

闪闪。她那双曾经熠熠生辉的闪着多少生命的爱之光的眼晴，也被岁月打磨得暗淡了，眼中闪现更多的是忧伤。只有她双颊上那一抹红晕还隐约闪现出她年轻时所拥有的那份美丽与怡然。

待我换好衣服回来，姨妈已经进厨房了。厨房里暖融融的，墙上装饰着她孙辈们的画作以及一些圣物：一个橄榄枝编就的花环、一幅圣心像、一幅针绣的赞美诗，写着“主是我的牧人，我不想……”当我走进厨房，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就在这小小的厨房里，姨妈用她那深深的爱、娴熟的厨艺和瓶瓶罐罐中五颜六色的调味品，在50多年的岁月中，不仅填饱了家人亲朋的肚子，还抚慰了他们的灵魂。这个厨房就是历史的见证。

“你到城里去干什么？”琪琪问道。她还坐在她常坐的位子上，坐在福米加塑料贴面餐桌旁的一把扶手椅里，身子稍微倾向那台小黑白电视机。那东西从我到了以后就一直闪烁着、沙沙响着。

看到水池里放满了盘盘碟碟的，我顺手拿起一块海绵，准备一边洗碗，一边与她聊天。未等我打开水龙头，她阻止道：“不要洗了，你是客人，坐下来跟我说说话吧。”

“好的。”我附和道，但未停下手中的活。我告诉她我此行的目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组织了一个关于新千年的系列访谈节目。我作为一名从业20余年的发展

趋势预测行家，领导着位于纽约以北两小时车程的莱因贝克的-家发展趋势研究所。作为《趋势报》(*Trends Journal*) 的出版人及《2000年趋势》(*Trends 2000*) 一书的作者，我受CNN及其他媒体之邀要对新千年的总体发展趋势进行一个预测。各家媒体之所以采访我，是因为在过去我对择业、消费、政治及经济发展趋势方面的预测较令人信服，效果令人满意。因为未来不是生成在真空中。就如同我们在生活中所作出的种种决定能够最终决定我们的命运一样，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事都有因果关系，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其反应。因此，我的工作就是要分析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如何影响未来的走势。

我告诉琪琪姨妈我所关注的是在未来新的起点上会如何的变化，还想解释一下为什么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无论是变好了还是变糟了。但很快对话就变成了我一个人唠唠叨叨，因为姨妈的视力已经很差了，听力也大不如以前，再加上电视声和流水声，想听清我讲什么可不容易。

“不要讲未来会发生什么了，快过来坐下，让我好好看看你。”她说道。看我未动，她又提高嗓门，加重语气说：“你走以后我自己洗吧，我想和你说说话，我不想看着你站在水池边打发掉这难得的时光！”

自从我离婚后，我很少自己做饭，所以，我每次开车看望姨妈，她不仅给我做好一大桌营养丰富的饭菜，还备

好一周的份额让我带回家去。看着今天水池中那堆积起来的锅碗盘碟，我就可以想像得出在我到达之前，她是如何忙碌地准备这一顿大餐的。

“你坐在那里看着我好了，”我笑着说，“我就快洗完了。”

“别耍滑头，马上过来坐下！”她威严而又慈爱地说。

“好了，好了，我投降。”我笑着说，我已洗完了。只有几个碗碟还没收好，我擦了擦手，拉过一把椅子，在她对面坐下。

姨妈走路已相当艰难了，她几乎是靠着那台铝制助行架在家里踟躅蹒跚。从我记事起，姨妈就一直被严重的静脉炎所折磨。那是怎样的一双腿啊：皮肤上凸起一串串或紫或蓝的有如枯藤虬结般的突出物，且无限延伸，或凸起或隐藏，密密麻麻让人胆寒。得病多年来，姨妈无法穿上正常的鞋子。在她的长裙下掩藏的是一双只能穿上奇大鞋子的肿胀无比脚，站着对她来说是很痛苦的，因此，我有机会总是抢着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如清理厨房等。对这一切痛苦，却很难听到她抱怨。她不愿去看医生，特别是几年前经过几次不成功的腿部外科手术后，她对医院产生了恐惧感，对医生产生了厌倦感。

最近，她的病情越来越重，我不断督促她要去治一治。因为几周以来疮面一直扩大。“宝贝儿，腿疼起来好像有数只虫在里面爬呀。”看医生的确有一定疗效，医生给她用了

一些外用消炎药膏加上一些内服药，痛感减轻，症状也好转了。“感谢上帝，疮口愈合了。”她的语气不乏谨慎的乐观，“医生说如果不见好转，我就需要住院了。”

姨妈的思想的确老派。如同她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她曾把自己交给“好医生”手上，并且把医生看做是半人半神。但是50多年前当她生头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一切都改变了。那是1940年的初秋，秋风刚刚扫落一些黄叶。那时艾尔弗雷德·查尔斯·威兰恩出生了。这个名字只出现在出生证明上，而且就是这个名字带来一连串麻烦。孩子出生的时候姨妈以她的丈夫名字艾尔弗雷德来给孩子取名，后来才知道这不算是个好主意。因为根据意大利的传统家规，家里的头生子要取爷爷的名字。但琪琪姨妈并不喜欢孩子爷爷的名字高斯莫。当孩子的奶奶听说孩子取了艾尔弗雷德的名字后，她愤怒地赶到医院，向琪琪发威。她以咒骂琪琪姨妈为“叛贼”、“背信者”，来“庆贺”她的孙子的出生。巧合也罢，不幸也罢，从那天起琪琪姨妈那双玉腿便患上了静脉炎。

为了息事宁人，我的外祖母（琪琪的母亲），一位平和的女性建议给孩子施洗时取名高斯莫·克里斯托弗。高斯莫是孩子爷爷的名字，克里斯托弗是哥伦布的名字——因为他出生在哥伦布诞生日。外祖母告诉琪琪，与意大利的正式叫法不同，美国人更喜欢用昵称，她说过后不久，小

孩就会被叫做克里斯。琪琪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接受了这个建议。琪琪1915年生于意大利的阿尔塔维拉伊尔皮纳（Altavilla Irpina），取名费罗门娜意即“充满欢笑”，可到美国后却被人称为菲利斯。最后孩子取名高斯莫。

在以后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中，起名风波只是小序曲，而琪琪心中永远的痛则是高斯莫莫名其妙地死于两岁生日之前。

当时小高斯莫突发高烧，腹部很硬。

医生怀疑是患了死亡率很高的腹膜炎，决定马上动手术。术后医生却说他弄错了，根本不是什么腹膜炎。手术并未挽救小高斯莫，反而把他推向死亡的边缘，连续几周他一直处于病危状态。

每当姨妈讲起当时那恶劣的手术，讲起她的小高斯莫怎样无助地走向死亡时，我在她的脸上看到的总是那深深的哀怨，我体会到，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父母失去孩子的那种撕心裂肺般的痛。

“对一个23岁的年轻母亲我又能做些什么？其实我也只是个孩子呀，”她说这些话时眼中包含着愤怒与悲哀，“可护士连我抱一下孩子都不让呀！”

遵照所谓的规章制度，在小高斯莫住院的2个月中，护士不允许琪琪姨妈，艾尔姨父及任何家人进入孩子的病房。“每天我去医院，能做的只是透过病房的玻璃窗看看我

的儿子。”多年后她悔恨地说，“当时我多傻，我知道直觉告诉我医院的制度是错的，可该死的，我却没有勇气去反驳，去争取我的权利。”

“姨妈，那个时代就是那样，”我安慰道，“你已经尽全力了。”

当我们回顾过去的“美好时光”时我们总喜欢罩在玫瑰般的花环下，我们经常忘记那些不公平与歧视的恶劣。怀旧情绪有时曲解了我们正确的历史观点。我们脑海中所保留的往往是那些美好的记忆，以致把医生的话当做圣旨般对待。

其实医生的傲慢及草菅人命不只害了我们家族中的一个小高斯莫。1950年左右，我的姐姐格雷丝在我们家7个子女中排行老二，当年只有12岁。她骑自行车时摔断了一条胳膊。医生给她的整个前臂打上了石膏，为了尽快接骨定位，医生还安上了一个牵引器。但是匆忙中，医生把牵引器接反了，本应放在拇指下反而拉在了拇指上，尽管当时格雷丝不断地喊疼，但医生护士理也不理，我谦恭的父母对医生的嘲讽只有屈从。事后一周，我父亲觉得事情不对，他跑去医院，不管医生如何劝阻，他还是强行把姐姐的手臂从牵引架上拉下来。但是太晚了，当他打开石膏外壳，姐姐的大拇指也随之脱落了。因错误的牵引影响血液循环，造成坏疽，可怜的格雷丝姐姐为此失去了1/3的手掌。

当我想起小高斯莫时，我禁不住想起当时天真的孩子会觉得多么无助、无依无靠。如果把他抱在母亲温暖的怀抱，有了那一份深爱，他也许有可能康复。如果让他听到父亲那慈爱的催眠曲，他也许多了几分战胜疾病的勇气。如果他有机会听到那深爱他的祖父母、叔叔阿姨们的爱的呼唤，他也许会从昏迷中醒来吧。

姨妈说她当时如果年纪再大一些、再明智些，她会让那些古板的医生护士见鬼去。“如果当时有青霉素，我的小高斯莫会活到今天。”琪琪追忆道，“他是那么的漂亮，皮肤白皙像细瓷一样，金色的卷发，湛蓝的大眼睛。人们看到他总是停下来赞叹道：‘多漂亮的小女孩呀！’而我总是自豪地纠正道：‘他是个男孩。’”



小高斯莫